



桃林深处是家乡

闫辰国

子们来说,桃林是一个天然的乐园。小时候,当每年桃花盛开的时节,是我们最幸福、最快乐的日子。放学了,我们喜欢背着筐篓、拿着镰刀,哼着小曲、唱着窝头来到河堤桃林里去割草。只要是结伙去割草,定会开展比赛,看谁割得快、割得多。为此,每个人手指常被镰刀划破,新伤旧痕。累了,我们就爬到桃树上,尽情地嬉笑打闹。一阵阵桃花雨,任花瓣飘落满头满身,一串串童真的笑语,回荡在桃林的上空……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都说文人墨客爱桃花,其实,乡村百姓也爱桃花。虽然沿河两岸的土路崎岖不平,坑坑洼洼,但是,时不时会有邻村人从此地经过。桃花开放之时,那沁人肺腑的花香,熏得路人陶醉,恨不为桃乡人。乡亲们收工回家,带着满身的灰尘和疲惫抄近路穿行在桃林里,有春光洒身,有桃花拂面,有阵阵花雨,心情豁然开朗,疲惫顿消。

打我记事起,我的家乡就曾是邢台地区久负盛名的优质桃乡。从麦收开始,一直持续到八月份,上万亩令人垂涎欲滴的“五月鲜”“六月白”“深州蜜桃”“盘桃”“黄李子桃”“小土桃”陆续登场。每棵桃树枝头都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子,乡亲们心里乐开了花。各生产队便安排青壮劳力,或拉着木板车,或骑着自行车,载着装满筐篓的鲜桃走村串户,赶集赶会叫卖。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村里实

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沿河两岸的桃树,全部被分配到各家各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家乡种植桃树的面积越来越大,村北种庄稼的地里也成了桃树的海洋。多少年来,每当桃子成熟的季节,村子的西桥头就成是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方。南方省市来收购鲜桃的大货车,在村西口排成了长龙。乡亲们有拉板车的、有赶马车的,有开蹦蹦车的,把自己田地里的桃子运到村口销售。人们说笑声、讨价还价声、机器轰鸣声、牲畜叫声,汇成一片,场面火爆而又祥和。桃子,曾让父老乡亲富了。桃子,曾让贫穷的家乡变了模样。

白驹过隙,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如今,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变,家乡扩展了,农村变样了,昔日沿河两岸和田地里那万亩桃林,最终因供大于求、价格低迷,再加上当时河堤两岸的土路,每遇下雨天气导致车辆不能通行,影响了乡亲们种桃的积极性,桃林陆续被砍伐殆尽……

我知道,青春会随着岁月老去。但记忆中家乡那万亩桃林,带给我的却是无限的希望和遐想。因为家乡桃花的香魂已经深深入到我的骨髓,成为我一生一世的牵挂。

(作者单位:邢台市公安局桥西分局)



往事追怀

本文文欢迎发照片

在童年的乡村,寒冷的冬季里,没有了田地里的农活牵累,在家中做针线活,尤其是给一家人做布鞋,成了母亲在冬天里秉承多年的必修课。每当母亲忙碌的时候,儿时懵懂的我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安静在一旁默默注视着。

做千层底布鞋,母亲先要做纸格槽,就是小饭桌的桌面或案板上预先用熬好的面胶粘上一层报纸上,再把剪好的一块块颜色各异、形状不同的布头用面胶一片片、一层层的粘贴在报纸上,等把这花花绿绿的纸格槽粘好之后,选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再把桌面或案板搬到屋外的墙头、砖垛等高处晾晒,等两天晾干之后,再像揭胶可贴一样揭下来,这就做好了做千层底布鞋的备用材料。

接下来,母亲拿事先裁剪好的鞋样比量着,从纸格槽上剪下一片片和鞋样一般大小的形状,然后沓在一起,边角精细的像刀切一般。纸格槽也是沿着角、顺着边,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的剪裁,生怕造成一丝一毫的浪费,裁剪到最后,剩余的实在是没有利用价值了,才不得不扔掉。

剪好了鞋样,下面的流程就是粘边儿了。母亲把做格槽剪下来的或是不用上的布条再修剪得宽窄一样、长短不一,沿着鞋样的周边用熬好的面胶严密结实又整齐地粘满一圈。整齐整齐的如刀切似的。粘好后,还需要把这些鞋样定型、压实,母亲一般是在炕头上不得事的角落用方砖压上几天。这样有火炕的温度,面胶会干得快一些,用砖压着,不易走样变形。

在等着鞋样固定成型的几天时间里,母亲也从未闲歇片刻。母亲把之前弹好的棉花搓成一条条的,蓬蓬松松、软绵绵的,不长时间就在墙角堆了有半人高。随后,母亲便不分昼夜地坐在纺车前,在这一堆棉棒旁边。在轻轻地、柔声细语般的吱吱声中,一根根棉棒像养育好的蚕宝宝一样,吐出了细长的、均匀结实的棉线,密密麻麻、结结实实的缠在线轴上,当一个个棉棒变成了沉甸甸的如玉米一般成实的线穗子的时候,还要进入下面的几道工序:浆线、结绳。才能把一丝丝粗细的棉线结成一根根粗壮有力的线绳,而后一小捆一小捆的码在一边备用。

剩下的最关键、最重要的工序,就是纳鞋底了。母亲把在炕头上压制好的鞋样拿出来,把结好的线绳穿在针眼里,再把锥子从针线簸箩里拿出来,戴上顶针。一手拿着鞋样,一手拿着针线,先用锥子穿透厚厚的鞋帮,再用细针牵引线绳穿过针孔,难以穿过的时候,母亲就用手指上戴的顶针,用力把针送进鞋底,每一针穿过了鞋底,母亲都要用力地



感怀

王青山

千层底情结

的使劲再勒几下。母亲纳鞋底的时候,从没有选择过时间和地点,在和邻里街坊聊天唠嗑时可以随时把活拿在手里;做饭时,等灶火熄灭饭菜未熟的工夫,也能够纳上几针。母亲纳鞋底的时候,先是绕鞋底一周纳线,当纳完一圈后,如同修好了城墙,这样才能把千层底固定好,初步成型。之后再从鞋尖到鞋底部位横向纳线,一排排、一点点,均匀、结实的比羽毛球拍的连线还要紧密、结实、匀称,一个针眼挨着一个针眼的,比满天星斗还要密集、紧凑,数也数不过来。我心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母亲用力穿完针线,会拿起带有线绳的针尖飞快地在头发上蹭一下,然后再接着穿针引线,我始终也搞不清这到底是因为什么,直至今日,只好把这神秘而又美好的疑惑默默地埋在心底。

纳好了鞋底,做千层底布鞋的工作完成了大半。余下的活计就是把鞋面固定、连接在鞋底上。条线材质的鞋面按照鞋样和脚的大小以及松紧程度剪好以后,在缝纫机上就可以完成,固定在鞋底上的工序只需要沿着鞋样外围缝纳就就可以了。每当春季换上母亲新做的千层底,一年都走得踏实又稳健。

随着时间的流逝,千层底布鞋早已淡出了我的生活。每当回忆起那千层底布鞋的干爽、轻便、灵巧、结实、舒适,回味起那一针一线凝结着母亲血汗的千层底,那份弥足珍贵的依恋难以割舍,无法弥补,那份难以言表的母子深情是那么敦厚质朴,难以尽述,无以回馈。

(作者单位:吴桥县公安局)

写给母亲

李宝平

娘!
俺想您了!
想写几句寄托哀思,
几次执笔又无法继续,
泪水像两汪清泉,
止不住,也忍不住。
模糊了视线,打湿了衣裳。

娘!
您慈祥的容貌,
常常在眼前浮现。
娘!
您的无私和温和,
教我学会了待人接物,
学会了宽恕、善良。
感谢您!
我的老娘!

如今,
儿子再也看不见您的模样,
听不见您唠叨家常,
闻不见您做的饭香,
吃不上您亲手做的水饺。
想起您离我远去,
怎能不让儿子寸断肝肠,
对您的思念,
挥也不散招也不断。
无法遏制的蔓延,
让思念挂在月亮上,
让思念洒在清风里。

娘,
您好好睡吧,
不要再为儿孙牵肠挂肚,
日夜操劳!

娘!
您知道吗?
此时此刻,
儿子多么想念您!
即使我已年逾花甲,
依然希望到家中,
自己身边有个老母亲!

(作者单位:邯郸市公安局钢城分局)



鸟语花香

汤青 摄

春到故乡

贾建军

春风荡,送清香
故乡泥土芬芳
蝶飞舞,麦卷浪
处处鸟语花香

风和畅,云飘荡
炊烟袅袅而上
蝶飞舞,月进窗
故乡花儿正香

梦何往,情归乡
思念悄悄生长
心翱翔,梦故乡
故土把我滋养

(作者单位:成安县公安局)

父亲的菜园

张然

是菜园小有收获的时刻。农忙般忙碌的父亲迎来自己第一等喜悦时间。丰收的季节,黄瓜会结出嫩爽的果实,西红柿透出的彩色绝不比别的蔬菜要少,它不妖艳,自然形成的香气与黄瓜相比也是不逊色分毫。父亲的菜园中各种植物蔬菜象是赶集般,纷纷结出敦实果实。月季、薄荷、芦荟……青枝粉红,装点着菜园,别样红火。一些树也开始挂上熟透的果,无花果、樱桃、桑葚、葡萄……

父亲在田间巡视着,田垄上留下父亲一串脚印,父亲精心侍弄着菜园,长铲不时在松软土层里勾动一下,每次都能带出一些杂草、碎屑。此时,经常捣蛋的人换成我的女儿,她背着小手,跟在父亲身后。在父亲施肥、浇水的时候,她就成了最欢快的精灵,父亲松土,她会立刻拿起自己的玩具小铲,刨坑!父亲无奈地笑着,他一遍又一遍在女儿刨下的坑里填土,花白的头发下,密布皱纹的脸上,早见汗粒。父亲只是偶尔挺起腰杆,用拳敲击着腰眼,父亲已经年老,再也没了当初应对我调皮时的自如。父亲用比对我还要耐心的目光,看着我女儿闹着、玩着。

冬天来临时,菜园已不需打理,父亲早早给田地蒙上一层塑料膜,制成简易的大棚。塑料膜离地面才两厘米高,在落雪前整个菜园就全部穿好自己的衣

裳。于是在雪后,田地就就泾渭分明着,浓重的白也显得格外安静,有风吹跑雪沫时,就有蔬菜仅存的彩色在白色的被子下隐隐闪现。冬季寒冷,菜园中的生命依然茁壮,就像父亲,宽厚、坚忍,不屈不挠。

秧苗顶破薄膜,豌豆荚般模样。风中微微颤抖。杂乱间的菜园,顽强、坚定,嫩且温暖。泥土解冻,满眼的生机,满面的寒冷,迎风破立。万物生长,春意浮现!早春的寒意相较冬日,也未稍减多少。在寒冷才略少些时,父亲就开始打理菜园了。父亲的双手骨节筋脉凸起、干瘪,几处老年斑斑在手背,早没了年轻时丰满模样。大地回暖,泥土苏醒,父亲又开始了忙碌时刻。吃一口绿色、新鲜的早春蔬菜,这是父亲耕种的意义。对于我们,父亲永远甘于奉献,他的菜园就是他最想表达的心意。菜并不值钱,值钱的是心意。就如父亲逐渐老去的容颜,和我女儿越来越欢快活泼的成长。父亲在老去,女儿在长大,菜园依然生机盎然,父亲依然劳作。长大的女儿却不再捣蛋,她用心地给爷爷打着下手,为父亲递上擦汗的毛巾,她懂得了陪伴,她知道感恩,最好的孝心,就是用心相伴……



我们尽享着四季更替,每次却只因简单的绿,而开心不已。真切的白,自然的绿色,在菜园里时刻相随。你看那菜园,几点绿色,就点缀在院落内,安稳、娴静,令人不忍离去!你看那菜园包含父亲多少汗水,让人看着就心存感激。

(作者单位:唐山市曹妃甸区公安局生态城治安分局)



随笔